

李仙得略傳*

John Shufelt (蘇約翰)** 林淑琴翻譯***

摘要

李仙得(1830-1899)原籍法國，成年後移居美國，美國南北戰爭期間擔任軍官之職，最後晉級名譽准將。南北戰爭後，他獲任為美國駐廈門領事直到1872年，後於1872-1875年間擔任擴張主義掛帥的日本明治政府顧問，但他廣為人記憶的是他在1867-1875年間處理臺灣事務。今天李仙得最常使人想起的是他所處理的1867年羅發號事件及協助日本1874年軍事入侵南臺灣。這些及其他深深影響臺灣歷史的事件獲得頗多學者的注意。羅發號船難及其他事件在李仙得的《臺灣紀行》(1875; 2012)中記載詳細。本文亦提及這些事件，但聚焦於李仙得的著作中所論及的公職及生涯活動，這些是學術界較少討論的面向。

八十年來李仙得的傳記未有更新。就他在中國、臺灣、日本，以及擔任王室顧問爾後客死的韓國高居重要的地位而言，對其生涯更具體的研究是有必要的。本文探討李仙得在美國南北戰爭前夕在美國西部邊疆的商業活動；南北戰爭期間倡議採用黑人士兵；在廈門時力阻走私苦力；以及在韓國的職涯。另外，證據顯示，在羅發號事件中殞命台灣的Mercy Hunt (韓特夫人)的家人與友人無疑加強李仙得對臺灣的注意，他們扮演了若非直接但也重要角色。

本文詳述一位重要人物的生活與性格，以及他對塑造北美及遠東重大事件的參與。本文還著墨於其他社會因素，例如美國土生移民保護主義，阻礙了他的事業發展，導致他決定留在東京擔任政策顧問，此舉也為他的野心得到許多伸展的出口。李仙得是位探險家、科學家、外交家、帝國主義者；更者，在19世紀後半居留遠東的通商口岸時，擔任三個國家政府的政策倡議者。我們全面探討李仙得的行動及影響之際，有必要進一步認識他的心態與動機。

關鍵字：李仙得、美國土生移民保護主義、Mercy Hunt (韓特夫人)、羅發號事件、通商口岸

* 感謝鐘玉芳與費德廉校對潤飾中文稿。

** 東海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 東海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來稿日期：2013年10月3日；通過刊登：2013年10月23日

一、介紹：他鄉異客

1872年五月下旬，李仙得對於派駐阿根廷官職提名一事，原本抱持志在必得的想法，但李的提名案遭到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否決，其結果令人吃驚不解，出乎他本人及其支持者意料之外。大多數觀察者固然無法理解，然而，熟悉國會門道的人士很快即參透其中蹊蹺。李仙得在紐約的至交，憤怒地將提名失敗事件歸咎於共和黨參議員 Simon Cameron（賽門·卡麥隆）之干預，並稱之為：「齷齪的政客卡麥隆齷齪的詭計。」¹卡麥隆來自賓州，在當地深具影響力，擔任外交委員會主席的卡麥隆，素以行事風格不正當而廣為人知。卡麥隆曾擔任林肯就任後第一年的戰爭部長，上任未久，旋即於1862年因遭受貪瀆與極度無能兩項指控，而被迫辭職。²卡麥隆聲名狼藉，然他的反對態度還是令外界相當難以理解。1866至1872年間，李仙得於中國南方擔任美國駐廈門領事一職，處事成功；在共和黨控制下的參議院，其提名案理應順利通過。跟當時在任總統的格蘭特同為共和黨籍的卡麥隆之前與李仙得不曾共事過。³兩年後，格蘭特再度提名李仙得擔任同一駐外公職，卡麥隆再度插手干預，他持反對態度的原因才不言而喻。

李仙得在華府圈的友人 Daniel Ammen（丹尼爾·埃蒙）海軍上將寫道：「卡麥隆之所以反對你，我想並非針對你個人而為之，可能出於不樂見派遣『外國人』赴國外

1 摘自1868年5月23日 Howard Potter（坡特）致李仙得一信，收錄於美國國會圖書館所藏李仙得文書（以下簡稱「李仙得文書」）。坡特是一位紐約銀行家。李仙得交遊廣闊，在民主、共和兩黨中均不乏具有影響力的朋友；例如：坡特的兄弟之一，Robert B. Potter將軍，是李仙得於北軍第九軍團時的直屬上司、坡特的兄弟之二，Clarkson Nott Potter是1870年代眾議院的紐約代表；坡特的表親 Charles Cooper Nott於1865年經由林肯總統任命，任職於聯邦索賠法院；下面提及的 Daniel Ammen（埃蒙）海軍上將，則為格蘭特總統的兒時同伴。格蘭特也應認識其南北戰爭期間的下屬軍官李仙得。除了林肯以外，在有關於李仙得官職任命的往返書信中，都曾提到上述人等的名字。註解來源包括 *Dictionary of American Biography* 與 *The American National Biography*。

2 Charles F. Ritter and Jon L. Wakelyn, *Leaders of the American Civil War: A Biographical and Historiographical Dictionary*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1998), p. 382.

3 李仙得在一封美國南北戰爭期間寫的信中提到「戰爭部長卡麥隆」，但二人之間是否曾經正式接觸則未能得知。無論如何，二人的接觸顯然相當粗淺，且未能持續。參照：[18]63年6月4日李仙得致[姓名不清楚]，John Austin Stevens Papers, New York Historical Society。以下簡稱「Stevens Papers」。

擔任公職之立場。」⁴埃蒙之前曾提及卡麥隆的立場：「基於偏見與『愛國』立場，主張你是『外國人』！然而，你娶美國人為妻，在這個國家有家庭，在國家艱難危急的時刻，無私地奉獻自己。」⁵埃蒙在此所指的是李仙得於美國南北戰爭期間的貢獻，1864年十月，李仙得二度身負重傷，並以名譽晉級准將退伍。⁶無論李仙得戰功如何彪炳、外交成就如何卓越，始終無法獲得卡麥隆的肯定；在卡麥隆眼中，任何程度的犧牲與成就，都不會改變李仙得終究是一個外國人的事實。這次的事件，可能不是李仙得人生中首度面臨美國土生移民保護主義者的質疑，這種普遍存在的沙文主義，使得當時的美國社會中，對於赴美的移民新世代，充斥著無法消彌的疑慮與敵意。⁷

對於李仙得的旺盛企圖心而言，這並非第一次也絕非最後一次遭受打擊的經驗，例如：李仙得以其身為地質學家在科學知識的專業嗅覺，在南北戰爭前後期的美國與1880年代的朝鮮提出採礦創業計劃，這些均有可能發展為成功的商業企業與個人事業，但每一次都因為戰爭、內亂或個人危機，而無法付諸實行，這似乎也成為李仙得漫長公職生涯中的宿命。南北戰爭期間，李仙得提倡非裔士兵入伍，請求上司得准許其領導黑人軍團。⁸黑人軍隊將在日後成為北軍戰勝關鍵的做法，雖非李仙得之創見，但無可諱言的是，李是最早支持該項決策的先驅。⁹然而，或許由於李的外國人身分，由於他在戰場上受傷之故，李的請求未能實現。在李仙得的相關事蹟中，我們最熟知者莫過於他介入日本併吞臺灣事務甚深，李顯然希望能夠扮演殖民行政官的領導

4 1874年3月19日Ammen致李仙得的信函，李仙得文書。

5 1874年2月6日Ammen致李仙得的信函，李仙得文書。

6 Casualty sheet [6 May 1864], Charles W. Le Gendre, Military Service Records, 51st New York Infantry, U.S. National Archives, Washington D.C., 以下簡稱「Service Records」。

7 John Higham, *Strangers in the Land: Patterns of American Nativism, 1860-1925*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c1955, 2002), pp. 3-10.

8 參照如例：[18]63年11月25日李仙得致John Austin Stevens的信函，Stevens Papers。

9 Lawrence Lee Hewitt, "An Ironic Route to Glory: Louisiana's Native Guards at Port Hudson," *Black Soldiers in Blue: African American Troops in the Civil War Era*, John David Smith, ed.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2), pp. 98-100.

角色，但因（中日）通過談判達成協議，因而使他的野心受挫。¹⁰或許因為朋友John Dodd（陶德）的先例，李仙得及其家人相當投入經營將日本茶葉出口至美國的事業，但顯然受益甚微。¹¹自1890至1899年去世期間，李仙得擔任朝鮮政府顧問，但這顯然也是李的外交與談判生涯中受挫最深，也最乏善可陳的一段時期。¹²日漸攀升的國內外衝突以及全面戰爭，在在都使李為朝鮮所做的諸多努力流於徒勞而無功。

無論是出於沙文主義或對外來者的疑慮，又或者是由於李仙得個人時而顯得躁進或霸道的政策觀點，即使李仙得的才略，至少在最初階段，能夠引發興趣，但有關於李的爭議，似乎從未曾間斷。事實是，李的種種宏大計劃幾乎都成為空中樓閣，李的勃勃雄心似乎也難以透過其長才獲得舒展的機會。在李仙得出版的手冊與書籍中，都反映出一項事實，李多次熱心提供與美國內政和國際問題相關的解決方案給各方，例如：《黑人軍隊與在南方的軍屯》（1863）；《如何與中國打交道》（1871）《福爾摩沙番地是否為中國帝國的一部份？》（1874）；《進步日本：帝國的政治與社會需要之研究》（1878）。¹³不難想像的是，李的直言無諱，可能只被視為一個好管閒事的外來者。從當時許多駐東亞的外交官的記事中，可以顯示有時確定如此。李仙得似乎是一個能激發靈感，但同時也能惹惱他人的一號人物。

1899年，李仙得過世時，留下大量且多樣未曾出版的著作，包括《臺灣紀行》、未完成的〈出兵臺灣的歷史〉，以及龐大的手稿〈人類的遷徙〉。從這些作品可以知

10 John Shufelt, "Textual introduction," Charles W. Le Gendre, *Notes of Travel in Formosa*, Douglas L. Fix and John Shufelt, eds. (Tainan: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History, 2012), p. xxiv-xxv. 2012年出版的*Notes of travel in Formosa*（英文版本）以下簡稱為「NTF（2012）」。

11 1880年11月18日李仙得致大隈重信的信函，C500號文獻，大隈文書，藏於早稻田大學圖書館，以下簡稱「大隈文書」。

12 Yur-Bok Lee, "Korean-American Diplomatic Relations, 1882-1905," *One Hundred Years of Korean-American Relations, 1882-1982*, Yur-Bok Lee and Wayne Paterson, eds. ([Tuscaloosa]: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86), p. 32-33.

13 *Notes on Colored Troops and Military Colonies on Southern Soil. By an Officer of the 9th Army Corps* (New York, 1863) ; *How to Deal with China: A Letter to De B. Rand. Keim, Esq., Ag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moy: Tozario, Marcal and Co., 1871) ; *Is Aboriginal Formosa a Part of the Chinese Empire?* (Shanghai: Lane, Crawford, 1874) ; *Progressive Japan: A Study of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Needs of the Empire* (New York and Yokohama: C. Levy, 1878) .

道，李仙得不停地探索，急欲找到複雜生命的確切意義，並將之表達出來。¹⁴基於上述或無法窺知當時全貌的原因，這些著作未能出現在李下筆時預設的讀者面前，只能以靜默的方式，悄悄地為李仙得未酬的壯志加上註解。

本文將針對李的私人生活與公職生涯略做概述。近年來，關於李仙得處理Rover（羅發）號船難事件以及1872至1875年間出任日本政府顧問的史實研究，受到許多研究者的矚目，紛紛就此提出研究成果，或撰寫成碩、博士論文，或發表於重要期刊。這些論述皆反映在本書的文本簡介及註解中。因此，本文內容將聚焦於李仙得生涯中的其他階段、其他研究者較少提及的私人生活面，以及1867至1875年間未曾曝光的事情。

二、早期至1866年

李仙得的公職生涯始於參與美國南北戰爭，他最初負責招募新兵，後來在1861年被任命為軍官。¹⁵李在此之前的經歷軌跡，雖然難以具體勾勒，但大約可以拼湊出他在歐洲度過童年、青少年、結婚，年輕時即移民紐約。1830年8月26日，李出生於法國里昂西南部的一個小鎮烏蘭，命名為Charles Guillaume Joseph Emile Legendre。他的父親Jean LeGendre-Héral（1796-1851）當時是知名的畫家兼雕塑家，1825至1842年間，在里昂美術學院擔任教授。¹⁶1851年，父親去世時，李仙得甫二十出頭，或許因為如此，李在日後一直與母親Aricie Louise Marie Gertrude Wable保持相當親密的關係。¹⁷

14 參照以下有關這些寫作計劃的討論。

15 1861年11月2日Mr. Hillhouse致Col. D.B. Sackett的信函，Service Records。李仙得軍旅生涯主要細節參照：Leonard Gordon, "Charles W. Le Gendre: A Heroic Civil War Colonel Turned Adventurer in Taiwan," *Smithsonian Journal of History* 3 (1968/69): 63-76.

16 "Copy of Act of Marriage," 7 May 1903, Service Records; Adolphe Vachet, "Legendre-Héral, (Jean)," *Nos Lyonnais d'hier: 1831-1910* (Lyon: [NP], 1910), 頁228-230。李仙得的父親年輕時使用繼父Héral的姓，但李仙得沒有繼承這個做法。這些資料的姓氏寫法為Legendre，但李仙得慣用兩字的拼法（即「Le Gendre」）；本書依照此例。

17 "Copy of Act of Marriage," 7 May 1903, Service Records.

如同當時典型望族家庭子女一般，李仙得接受的是古典教育。所有關於李仙得所受的正規教育資料（至少就英文資料而言），都出自1877年通商口岸雜誌*The Far East*（《遠東》）收錄的匿名傳記文章。這篇文章曾提及李就讀於皇家海姆學院，畢業於巴黎大學。¹⁸雖然該篇文章可能出自Daniel Jerome MacGowan（麥高文）之手，而非李仙得本人寫的，但李仙得仍應被視為此信息的最根本的來源。¹⁹李仙得在學時對地質學產生強烈的興趣，這在《臺灣紀行》中可以輕易得見。李在其生涯中曾數度利用這門知識，在不同的時空下，或者實際從事採礦事業，或者考慮發展相關工作之可能性。

李仙得出生於天主教家庭，死後也葬於首爾的一處天主教墓園。1854年，李仙得二十四歲，他在布魯塞爾的一所聖公會教堂與十七歲的紐約少女Clara Victoria Mulock（克拉拉）結縭，²⁰未久即移居紐約地區。1856年2月，他們的獨子William Charles Le Gendre（威利）出生於新澤西州紐華克市。²¹威利在青少年時期就為駐守海外的父親打理事務；例如1873年12月，威利一手安排自己與當時的美國總統格蘭特會面，試圖藉此挽救父親岌岌可危的外交事業。²²1899年李仙得過世後，威利繼承父親遺下的文稿，包括1933年美國國會圖書館收藏的《臺灣紀行》手稿。²³

18 "General Le Gendre," *The Far East* 3, iv (October 1877), p. 87.

19 麥高文是位醫生，早期從事傳教，長年旅居上海。他和李仙得一樣，長期為《遠東》撰文，本文中提到的有關於李仙得傳記的資料，也出自此期刊。然而可以確定的是，本文作者並非李仙得本人，因為其中至少存在一個錯誤—李仙得結婚當時的年紀，文中提到二十二歲，其實應為二十四歲。

20 "Copy of Act of Marriage," 7 May 1903, Service Records.

21 "Le Gendre, William Charles," *The National Cyclopaedia of American Biography*, vol xxv (New York: J. T. White & company, 1936).

22 1873年12月22日William Le Gendre致李仙得的信函，李仙得文書。

23 Shufelt, 「文本簡介」，*NTF*（2012），頁xiv-xv。

李仙得在《臺灣紀行》第一冊中提及1857年旅行至密蘇里西南一事。²⁴根據美國土地管理局的資料，顯示出李仙得夫婦在牛頓郡擁有數筆四十英畝的土地，²⁵其中分別於1857、1858、1859年成為葛蘭比鉛礦所屬產業的土地。²⁶李仙得企業私自發行的紙鈔，只有少數留下，如圖1所示的兩元鈔票。除此之外，這項投資再無其他資料留下來，因此無法確定他在礦業投資事業中的獲利情況。透過李仙得的書信，可以得知他有時欠債，且他妻子克拉拉死時幾乎身無分文，因此可以推知，李仙得夫妻二人不可能從開礦事業中獲得多少財富，也無法得知他或克拉拉到底持有該產業多久。他們名義上仍擁有這些土地所有權將近三十年，因為在1882年牛頓郡的土地測量圖上，仍有兩筆土地屬於「Legendre」名下產業。²⁷雖然李仙得曾經試圖於美國南北戰爭後的紐約州與1880年代的朝鮮再度經營礦業，但密蘇里的鉛礦可能是李仙得在他歷次的採礦事業中投入最多精力的一次。



圖1 李仙得礦業公司發行之鈔票²⁸

24 NTF (2012), p. 58.

25 美國土地管理局，<http://www.glorerecords.blm.gov/>，2013年2月15日存取。

26 土地契據註冊簿，Book D，頁345, 459-460, Newton County Historical Society, Neosho, Missouri。感謝Linda Childers協助本文作者取得該資料及現有土地測量資料之影印本。

27 測量圖，“Township 25 North Range 31 West”及“Township 25 North Range 30 West,” Newton County Historical Society, Neosho, Missouri。第二筆與葛蘭比礦業公司毗鄰，約四百英畝。

28 "Chas. Le Gendre & Co., two dollars." A&O Currency, <http://www.aocurrency.com>，2013年2月18日存取。

李仙得在美國南北戰爭前的生活資料很少，但自從1861年歲末戰爭爆發之後，他進入公家的記錄中起，此後多半的歲月裡，李仙得始終活躍於軍旅、外交、旅行、探險。他在戰爭期間結識的軍方及民間領袖，都成為他在1866年戰後尋求外交官職的助力。李仙得支持北軍訴求，分別於1862年及1864年遭受嚴重傷害，包括頭部、下顎及頸部，兩次都幾乎命喪槍下；²⁹第二次受傷中，使李失去鼻樑與左眼，並就此結束其軍旅生涯。他復原之後，雖仍活躍於工作，但從他在中國及日本時的通訊中，時而可見李抱怨戰時傷勢所遺下的疼痛。李仙得於1864年10月退伍、1865年3月戰爭結束前一個月授勳為名譽准將。這份榮譽使他在日後的外交事業中得以被尊稱為「李仙得將軍」。³⁰



圖2 李仙得上校³¹

29 "Casualty sheet" for Col. Charles W. Le Gendre, 4 October 1864, Service Records.

30 "Military record of B'vt. Brigadier General Charles W. Le Gendre," 13 March 1865, Service Records; Augustus E Ingram, "Le Gendre, Charles William," *Dictionary of American Biography*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33), pp. 145-146, 以下簡稱「DAB」。

31 Matthew Brady, "Col. Charles W. LeGendre, 51st N.Y. Volunteers, ca. 1860 - ca. 1865." War Department, Office of the Chief Signal Officer, U.S.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NARA), Arcweb, arcweb.archives.gov, 2013年1月22日存取。

戰爭期間，李仙得展露出個人在撰寫小冊子方面的出色能力，但其見地卻少有獲得舒展野心的機會。早在1863年，他可能仍然因前一年三月在Newbern戰役中受到的頸傷而休養，³²期間，李仙得便開始倡議徵召非裔士兵入伍為北軍效命。非裔士兵起初遭拒於軍隊之外，當時參與戰役的非裔士兵仍不多見。到1865年時，北軍已有超過十八萬之多的非裔士兵，一般咸信因為非裔士兵的加入，戰爭才得以提早結束，乃是一項慈悲之舉。³³1863年3月及6月，李仙得開始流傳他自己印製的小冊子『黑人軍隊與在南方的軍屯』。雖作者署名為「第九軍團的一名軍官」，但李仙得在信件中透露該小冊出自其手，希望負責領導黑人軍團，並獲得晉升，任命為將軍。³⁴

在〈黑人軍隊〉中，李仙得提出將已解放的黑奴與自由的黑人士兵組成「軍屯」，做為「文明」的北方與頹廢反叛的南方之間的緩衝區，這是「責任與正義的要求」。³⁵這本小冊子雖然透露出當時典型的、日益根深蒂固的種族意識形態，但他的提議意指事實上的土地改革政策，也就是前奴隸可以獲得農作與工業用地。這也正是戰後號稱「激進重建主義者」提倡的政策。³⁶

可惜的是，野心勃勃的南方土地改革並未發生，李仙得也不曾領導非裔軍隊。軍事或政治人物是否曾經認真看待他的提議，我們無從得知，但自1864年5月李仙得嚴重受傷後，所有計劃都告停頓。他非但失去左眼、暫時失明，其傷勢之嚴重，幾乎因而喪命。³⁷1864年的大多數時間中，他都待在醫院或處於接受醫療的狀態。李仙得因殘疾而退伍。³⁸

32 "Certificate for leave of absence," surgeon's statement, 51st N.Y. Volunteers, 10 March 1863, Service Records.

33 Lawrence Lee Hewitt, pp. 98-100.

34 [18]63年6月4日李仙得致(姓名不清楚)的信函, Stevens Papers。此信的收信人不詳，但不是史蒂文斯，他是信裡的第三人稱。

35 "Notes on Colored Troops", pp. 10-12.

36 Eric Foner, *A Short History of Reconstruction* (New York: Harper, 1990), pp. 104-123.

37 "Statement of Genl. Le Gendre's Services," [日期不詳], 李仙得簽名的, Service Records.

38 "Military record of B'vt. Brigadier General Charles W. Le Gendre," 13 March 1865, Service Records.

李仙得接受外駐南中國一職的動機，或許可以就目前所稱的創傷症候群症狀加以討論。戰爭的壓力不僅使李的心理與生理受到雙重的傷害，同時也將毀掉他的婚姻。至1864年間，李仙得已經參加過數次重要戰役。在這場漫長的內戰中，美國的傷亡人數空前絕後。兩年之內，他兩度嚴重受傷，幾乎喪命。在一封寫給摯友的信中，他提到：「在那段相對短暫的時間內，我好像活了好多年。」他在同一封信中透露1866年4月其妻子克拉拉生下一子，但不是他的孩子，他尋求海外職位的主因，是為了逃避家庭帶給他的痛苦。³⁹克拉拉和李仙得雖然從未正式分居或離婚，但在李仙得成為美國領事之後，兩人之間的通訊幾乎完全透過中間人。本文作者不曾找到1865年或1866年之後有二人再見面的證據。

三、外交與官職，1866-1875

攸關李仙得擔任美國駐廈門領事（1866-1872）與明治政府顧問（1872-1875）公職生涯的學術研究頗為廣泛。現今出版的《臺灣紀行》註解本所述甚詳，本文對他這些年的行踪不再贅述。⁴⁰本文將簡單敘述李仙得在羅發船難事件之前擔任領事的作為及影響；自此之後，他與臺灣的距離越來越近，與紐約家人的距離則漸行漸遠。學者對這個範圍尚未詳細研究。

直到1866年12月13日，李仙得才抵達廈門。10月19日，李搭船離開馬賽前，他因從波士頓赴中國的途中跌倒和眼傷，必須在法國停留四個月，以便休養。他從1866年7月16日起正式擔任美國駐廈門領事，至1872年12月19日辭職為止，實際處理官方事務為時六年。⁴¹到任數個星期內，李發現自己捲入地方商人非法走私苦力事件中。廈門是轉運中國苦力至澳門出口的重要據點，這些苦力往往被騙簽下合約或遭

39 1866年6月5日李仙得致John Austin Stevens的信函，Stevens Papers。

40 有關該時期的重要事件，參照「文本簡介」，NTF (2012)，頁xiv-xv，註解8。

41 1866年7月16日李仙得致美國國務卿William H. Seward（西華德）的信函，正式接受他的職位；1866年12月14日李仙得致西華德的信函（第7號），處理傷勢，停滯法國；正式辭職信收藏於1872年12月19日李仙得致美國副國務卿Charles Hale；美國國立檔案館所藏，Record Group 59, "Consular despatches, Amoy, 1844-1906," M100, rolls 3-6。以下簡稱為「Consulate reports」。

綁架。他們在澳門被帶上西班牙船隻，主要轉往亟需農耕勞力的秘魯與古巴殖民地。（關於西班牙船上苦力所受的待遇），埃爾金爵士寫道：「在此所有販賣奴隸的惡行都被複製。」⁴²1852年，因為走私苦力的惡行，廈門爆發反外國人暴動，並使新近成為通商口岸的汕頭於1858年前後的某段時期中超越廈門，成為非法交易的主要據點。

1867年初，李仙得赴廈門述職，當地的苦力交易方興未艾。接獲當地中國地方官員警告後，⁴³他很快就採取阻止走私行為的行動。很明顯地，他對苦力所遭受的待遇確實大為震驚。他在寫給紐約友人的信件中提到：「在古巴的中國苦力忍受比奴隸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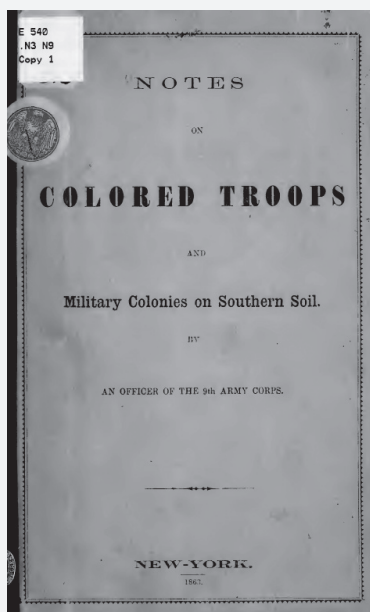


圖3〈黑人軍隊〉小冊子

42 James [Bruce], *Letters and Journals of James, Eighth Earl of Elgin, 2nd ed.*, (London: John Murray, 1873), p. 226. 埃爾金爵士參訪汕頭後才寫這段記述，參見其日誌，1858年3月5日，在英國皇家汽艇Furious號上所寫的筆記。關於這些事件的簡史，請參照：Robert L. Irick, *China's Policy toward the Coolie Trade, 1847-1878* ([Taipei]: Chinese Materials Center, 1982), pp. 240-251.

43 Irick, pp. 240-241. 補充Irick研究的資料可參照：*American Diplomatic and Public Paper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eries II,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Imperial Rivalries, 1861-1893. Vol. 12, The Coolie Trade and Outrages against the Chinese*, Jules Davids, ed. (Wilmington: Scholarly Resources, 1979)。本卷第一部分（“The coolie trade”，pp. 1-159）包括各種與李仙得相關的文史收藏及官方文件的複印本。因為這些資料都已出版，也比較容易取得，即使同樣資料出現在李仙得文書中，作者仍引用Davids彙編的版本，例如：1867年1月27日J. Ross Browne致美國國務卿Hamilton Fish的信函，Davids，頁9-14。

糟糕的待遇……廈門的走私製造了最龐大的財富。如眾所周知，德記洋行與其他人因從事此行累積許多利潤。」⁴⁴這些契約苦力遭受的待遇與生活條件比悲慘的奴隸更令人瞠目結舌，也因為這些令人髮指的惡劣情況，使得古巴在1860年代出現全世界最高的自殺率，相較於非洲奴隸，契約苦力的自殺率高出十四倍。走私苦力網絡中，德記洋行和廈門都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⁴⁵李仙得運用個人在通商口岸的法律管轄權，逮捕他認為最明顯的罪魁禍首：St. Julian Hugh Edwards。

費德廉研究指出，Edwards後來成為協助李仙得記錄《臺灣紀行》影像的攝影師之一，兩人在1867年的最初幾個月雖處於勢不兩立的立場，⁴⁶但應該很快即盡棄前嫌。Edwards「遭控未經許可，擅自經營移民之家，在廈門招募苦力，將他們運輸至外國港口。」1867年1月20日，Edwards正式遭到起訴，罰鍰一千元，在領事館牢房監禁一年。⁴⁷真正諷刺的是，1874年8月，李仙得因涉入日本侵略臺灣事件，遭廈門領事逮捕，當時於領事館任職的Edwards押解李仙得赴上海美國領事館。他後來回憶說：「我像個犯人，遭受一個因從事走私販賣被我…判刑的犯人，從一個口岸拖到另一個口岸。」⁴⁸

大約就在廈門苦力走私案件快得到圓滿解決之時，李仙得得知臺灣海岸外美籍商船羅發號發生船難，生還的十數名船員與船長夫婦搭乘兩艘小舟，徹夜划船逃生，一行人與原住民發生爭執；除了一名中國籍船員Tek-Kwang得以倖免並逃出報告此事

44 [18]67年5月16日李仙得致John Austin Stevens的信函，Stevens Papers。

45 Frederic Wakeman, Jr., "Voyage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8, i (February 1993) : 4-7.

46 費德廉，「《臺灣紀行》中的相片」，*NTF* (2012) , pp. xxxvii-xxxviii; "Appendix 2. An annotated listing of photographs in Notes of travel in Formosa," *NTF* (2012) , pp.418-425.

47 [1868]年5月28日李仙得致美國駐北京公使J. Ross Browne的備忘錄(45號)；"Return of consular cases," 31 March 1867, Consulate reports。

48 1875年11月17日李仙得致大隈重信的信函，李仙得文書。

之外，所有人員當天早晨都在海灘慘遭殺害。⁴⁹關於羅發號船難事件，在當時的報導中，可以得知的遇害者姓名只有Joseph Hunt（韓特）船長及其夫人Mercy Hunt，有數則特別提到韓特夫人。⁵⁰羅發號事件發生之前，船難事故頻傳，島上殺人事件也時有傳聞，但一名歐美婦女慘遭殺害，必然招致通商口岸外國住民相對強烈之反應。



圖4 「韓特夫人於中國臺灣遇害身亡」⁵¹

事實上，韓特夫人在紐約的家人及其丈夫的友人都在通商口岸報紙刊登廣告，傳達等候他們獲救或將遺骸送回的訊息，這些人在事件中必定發揮了相當大的影響力。自1867年5月至8月之間，南中國通商口岸的報紙媒體，至少有一家登出如下的廣告：

49 NTF (2012), pp.251-256.

50 1868年發現遺體後，驗屍報告中將Mercy Hunt（韓特夫人）的名字登錄為Mercy G. [Bearnom] Hunt。

51 特別感謝已故世的Marilyn Langei夫人於2004年四月慷慨贈與本照片及China Mail（《德臣西報》）的廣告複本。照片中的文字可能與廣告並置多年，顯示這張照片可能用來尋找韓特夫人，然而我們未曾看到此照片出現在當時的報章上。

獎賞⁵²。我們保證提供一筆賞金，給發現美國籍羅發號船的船長Joseph Hunt或其妻Mercy Hunt仍存活的任何人，懸賞金額如下列姓名旁邊所示；若發現其屍體者，懸賞金額為半數，遺體送達中國任一通商口岸皆可。

沈船之後，Joseph Hunt船長、船長夫人、高級船員與船員大約在1867年三月十二日左右登陸臺灣島南端。

J.H.L.Botefuhr……………\$1000

J.G.Willoby……………1000

F.G.Jordon……………500

1867至1868年間，由於羅發號生還者與遺骸的搜索活動，李仙得有機會認識William Pickering（必麒麟）。必麒麟曾於1867年春天公開提及James Horn（何恩）：「代表不幸的羅發號船長及其妻的家屬旅行至臺灣，他希望能找到韓特夫人遺體，以便轉交給她在美國的友人。」⁵³1867年8月，何恩和必麒麟終於找到被兩位原住民婦女埋葬在樹下的韓特夫人遺骸。⁵⁴

羅發號事件使李仙得，從其一開始接觸到臺灣時，得以認識熟知臺灣當地風土民情的歐美人士。必麒麟自1865年起即居住於臺灣，通曉當地的中國語言，也曾進出島上原住民族領域。除了必麒麟之外，李仙得尋求並獲得其他人的協助。離開廈門之前，李邀請「廣州的」Joseph Bernard擔任秘書兼通譯。⁵⁵Bernard在1868年發表的論

52 廣告剪貼與發票都標示著「China Mail, Office」（『德臣西報』報社）。報紙剪貼日期為1867年5月24日，發票日期為1867年8月21日，顯示自1867年5月起，該獎賞廣告已刊登數月之久。

53 William A Pickering, *Pioneering in Formosa: Recollections of Adventures among Mandarins, Wreckers, and Head-hunting Savages* (London: Hurst and Blackett, 1898), p. 183.

54 NTF (2012), p. 252; "The Wreck of the Rover," *Overland China Mail* (28 August 1867): 1675.

55 1867年11月8日李仙得致Anson Burlingame（蒲安臣）的通牒（18號），Consulate reports。

文中提到，早在1866年時，他就在臺灣島研究原住民民俗及語言。毫無疑問地，⁵⁶必麒麟之間的接觸，讓李仙得有機會認識長老教會James Laidlaw Maxwell（馬雅各）醫生；1865年11月末或12月初，馬雅各曾與必麒麟同登玉山，深入臺灣中南部的原住民地區。⁵⁷在1867至1868期間的未來數月裡，從這些初期的接觸，李仙得繼續擴展他的臺灣專家朋友圈，其中包括英國茶商John Dodd（陶德）。羅發號事件之後，李仙得與臺灣的關係應也會持續下去，然由於韓特夫人親友的關心，使李早先認識這些人，因而無疑加速他對於臺灣的興趣及注意。

李仙得獲外派駐廈門數年之間的家庭生活，雖不至於產生強烈的危機，但終究還是不甚愉快的關係。1872年末，抵達東京後的一年，雖然丈夫與妻子之間曾試圖修補兩人之間的關係，但兩人之間幾乎不互相往來，即使有通信，內容也相當緊張。很難得知克拉拉當時的確實狀況，因為與她有關的事件都是從旁人的片段說法中拾掇，而這些旁人就包括對她充滿敵意的李仙得。如前文所述，李自稱克拉拉於1866年與別的男人產下一子。克拉拉懷孕時期與1864年5月李仙得頭部受重傷後住院休養的時間相當吻合；然而，這孩子的出生似乎成為克拉拉精神崩潰的主因。在李仙得前往廈門之前，克拉拉就因為崩潰而接受治療，或許她之所以必須「接受治療」，其實是為了遠離社交圈、掩飾懷孕生子一事，這是當時的人對於類似事件最常見的處理手法。

在寫給李仙得的信函中，唯一保留下來的是他抵達日本一整年之後，克拉拉提到自己的精神崩潰，並且就李仙得對她的嚴厲言詞與態度，流露出責備之意。⁵⁸之前的數年，雙方的親戚朋友，尤其是坡特，以及他們的兒子威利，甚至李仙得的母親，都試圖權充

56 M. Guérin, and M. Bernard, "Les aborigènes de l'île de Formose,"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 Géographie de Paris 5th series*, 15 (1868) : 542-568. Bernard的合作作者Guérin被稱為「前駐臺灣副領事」，頁542。

57 1865年12月10日James Laidlaw Maxwell（馬雅各）致其父母的信函，James Laidlaw Maxwell Papers, Selly Oak Campus,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58 [1873]年10月12日Clara Le Gendre（克拉拉）致李仙得的信函。雖然此信未書明年份，但寫著「星期日」；10月12日是1873年的星期日，從書信內容，可以顯示此信應是該年所寫就的。

和事佬。⁵⁹1873年歲末，夫妻二人顯然為了兒子考慮復合一事。雙方開始書信往來，李仙得透過威利送給妻子昂貴的禮物，討論破鏡重圓的可能性。⁶⁰然而，根據克拉拉在1873年所寫的回信，顯示二人很快即陷入僵局，一番試圖復合的努力，落得徒勞無功。

1860年代後期及1870年代初期，李仙得派駐海外期間，坡特受託擔任威利的監護人。1866年末，威利與父親相偕赴里昂，與祖母同住，後來李仙得先行赴廈門。到了1867年8月，威利始赴廈門與父親會合，⁶¹而於1868年返回紐約。⁶²在廈門停留的半年期間，並未對李仙得於1867年9月至10月前往南臺灣與卓杞篤首度會面一事，造成阻礙。⁶³很顯然地，威利並未陪伴父親前往臺灣；書信透露出威利大概與某人留在廈門。⁶⁴俟威利返回紐約之後，坡特代替李仙得提供威利無微不至的照顧，打理他的教育和財務所需。然而1872年歲末，得知李仙得不回家後，坡特大發雷霆。他在獲知李仙得接受無限期的顧問職位一事後，當下義憤填膺，寫信責怪他拋棄妻子。他懇求李仙得與克拉拉復合，說道：「對不健全的心理，應該給予最大的容忍。」⁶⁵這封信顯然打動李仙得的心，引發與克拉拉復合的念頭，儘管其信念極其薄弱。

除了威利，財務與其他個人因素，在在都隔斷李仙得在美國僅存的任何聯繫。李仙得留在東京的動機別具深意，他寫信告訴威利：「如果我留在這裡兩三年，應該會存一筆小財。」⁶⁶1872至1875的三年間，李仙得擔任明治政府顧問，年所得大約一萬

59 1866年9月9日李仙得致John Austin Stevens的信函，Stevens Papers。

60 1873年10月21日李仙得致其兒子William Le Gendre的信函，李仙得文書。

61 1866年9月27日John Austin Stevens致李仙得的信函；1867年8月23日Baron Eugene de Meritens（美理登）致李仙得的信函，李仙得文書。

62 1868年3月20日Howard Potter致李仙得的信函，李仙得文書。

63 Douglas Fix, "Appendix 6, Charles Le Gendre's Travels in Formosa: A Listing of Itineraries," *NTF* (2012), p. 442.

64 1867年8月31日[姓名不詳]致李仙得的信函，李仙得文書。寄信人的姓名不詳，但信內寫道：「你要去臺灣，如果在廈門找不到合適的人照顧Willie（威利），請把他交給我。」

65 1873年2月18日Howard Potter致李仙得的信函，李仙得文書。

66 1873年9月6日李仙得致其兒子William Le Gendre的信函，李仙得文書。

兩千元。這對當時東京的消費而言，是一筆相當可觀的收入，三年收入的儲蓄，讓他在辭職之後，儘可能在東京獨立生活將近十年，或許他還有其他的業外收入，也未可知。舉例而言，James Huffman引述當年的記錄，指出一位居住在東京的單身漢，若花費謹慎，一年只需八百元，而且金錢的支出在日本，比在美國更經用。據估計，李仙得的記者友人Edward H. House（豪士，後來伴隨日本軍隊「出征臺灣」），他在1871年教授英國文學獲得的薪水為三千元，約相當於紐約的一萬元。⁶⁷

李仙得在東京的私人生活也有了新的轉機。儘管相較於在美國，有關李仙得在日本的資料相對稀少，但顯然他抵達日本的第一年，就和日本藝伎池田絲發生關係，她是松平春嶽之女。他們可能在日本外相副島種臣舉辦的社交場合結識，副島是明治政府中提拔李仙得的最重要人物。副島和其他的人很快就鼓勵兩人結婚，而根據一項資料顯示，兩人可能於1872年結縭。⁶⁸然而，這樣早的日期似乎不太可能，因為李仙得一直到12月才接受職位，但也可能是因為明治從1873年1月以來，就開始採用西曆，明治5年（1872）的最初幾個月，還是依照舊農曆計算，造成混淆之故。⁶⁹無論確切日期為何，因為與池田絲發展的這一段關係，使他與原配的復合徹底無望。

由於李仙得與美國妻子的婚姻關係仍在，他在日本的婚姻即使能在日本之外獲得認可，在法律上仍然等同重婚狀態，但這使他能和池田建立家庭。至少從1873年起至1880年代後期，李仙得的日本家人住在東京的小石川區。⁷⁰1874年11月，就在日本入侵南臺灣數月之後，李仙得涉入併吞與殖民臺灣計劃最深之時，兒子録太郎出生。⁷¹

67 James L. Huffman, *A Yankee in Meiji Japan: The Crusading Journalist Edward H. House* (New York: Rowan & Littlefield, 2003), pp. 63-64.

68 里見瑛，〈ル。ジャンドル年譜〉，《文藝春秋》第29卷（1951年10月）：122-127頁。感謝本田和久為本文做摘要。較早刊出有關李仙得家人的一篇文章包含較少的細節，但都與1951年出刊的論文相符：吉野作造，〈日本外交の恩人將軍李仙得〉，《明治文化研究：新舊時代》3, vii（1927年7月）：2-9；3, viii（1927年8月）：2-5。感謝黃淑燕協助翻譯本文引述部分。

69 Paul Akamatsu, *Meiji 1868: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Japan*, Miriam Kochan, trans. (London: Routledge, 1972; 2010), pp. 159-160.

70 吉野作造，（1927年7月）：5；1886年6月15日，李仙得致大隈重信的信函，C503號文獻，大隈文書。

日後，錄太郎成為日本著名的歌舞伎演員，藝名為十五代市村羽左衛門，錄太郎父母的故事流傳於歌舞伎圈內，被稱為「羽左衛門傳說」。⁷²錄太郎出生後未久，由於害怕混血的身世，會造成他成長過程中的困難，池田旋即將錄太郎交給他人收養，但錄太郎與李仙得的父子關係顯然無誤。錄太郎還有妹妹與外甥女，都是李仙得的後裔，但是在成年之後，錄太郎才得以和妹妹以及外甥女相識。1878年，李仙得和池田生下一女，未久即夭折。次女愛子於1881年出生，⁷³愛子的相關事蹟不詳，但李仙得在1899年於朝鮮去世後的數年（即1904年），愛子生下女兒閔屋敏子，敏子日後成為著名的女高音。⁷⁴1941年，敏子因服用安眠藥過量死亡。⁷⁵不出數年，十五代羽左衛門突然於1945年5月死於心臟病發。至此，李仙得在世上的後人顯然已凋零殆盡。

四、後期生涯1876-1899

1902年，威利位在紐約州（Mount Kisco）的寓所發生一場大火，燒毀李仙得三十三年間在東亞收集的種種文物與紀念物。祝融發生前，威利已經安排要將這批收藏捐贈給紐約大都會美術館。大火無疑為美術館嚴重的損失，因為1902年12月8日之後的幾天，紐約數家報紙都以頭版報導該項損失。損失清單中包括許多李仙得的手稿，包括：「李仙得的『臺灣紀行』手稿與附錄其中的一百幅照片及水彩畫。」⁷⁶事實上，圖本手稿得以倖存保留下來。因為火災之後的數個小時，在倉促間清點損失，不難理解清點疏失。然而，部分與『臺灣紀行』相關的畫作仍然可能遭到燒毀的命運。

71 里見淳，頁122-127。

72 秋山加代，「十五代市村羽左衛門私考」，<http://i-sys.info/special/hazaemon/hazaemon.html>，2013年5月13日存取。感謝Julie lezzi協助解讀本文所述部分及多年來協助解讀日本戲劇的問題。私人通信（電子郵件）2005年1月18日。

73 里見淳，頁122-127。

74 秋山加代，「十五代市村羽左衛門私考」。

75 「世界のプリマ・ドンナ閔屋敏子」，<http://www.city.nihonmatsu.lg.jp/soshiki/54/396.html>，二本松市ウェブサイト，2013年5月11日存取。

76 “Costly Treasures Burned: Le Gendre Art Collection Destroyed by Fire,” *The Evening Post* [NY] (9 December 1902)。作者在“Textual Introduction”[文本簡介]NTF（2012），頁xiii-xxxiv出版後才發現本資料，否則會在該文中呈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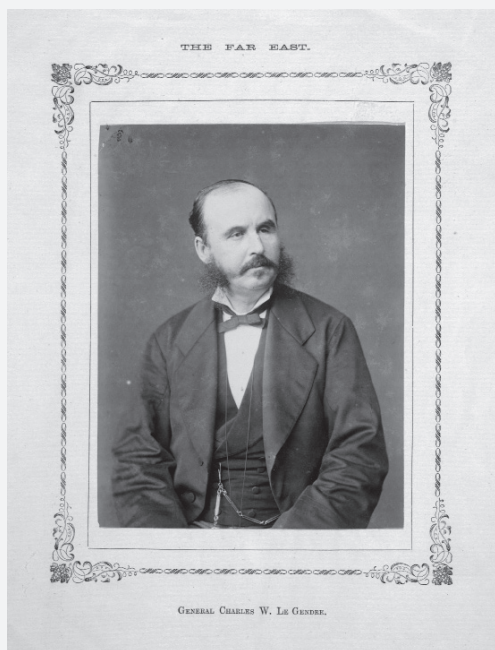


圖5 李仙得將軍⁷⁷

這場大火或許可以解釋李仙得後期生涯記錄之所以缺乏的原因。在他結束明治政府顧問的職位後，有將近四分之一世紀的時間，李仙得都在日本及朝鮮生活工作，期間至少返回美國兩次。除了他1890至1899年間在朝鮮王室任職的幾份官方文件之外，美國國會圖書館沒有收藏任何此時期與他相關的私人或正式文件。

李仙得在日本的優渥薪水讓他得以自由地在東京居住一段時日，但他的儲蓄並非用之不盡。到了1880年代中期，他顯然急於找到新職務或其他收入來源。也許是從茶商朋友陶德之處受到啟發，1874年開始，李仙得以及其日本家人就開始在日本從事生產與外銷茶業的事業。⁷⁸這些事證或許可以間接顯示李仙得從事茶業一途，但不代表李仙得投入的這項事業成功。在〈進步的日本〉中，他提及從日本出口茶葉的可能

77 “General Charles W. Le Gendre,” *The Far East* 3, iv (1877): facing p. 88.

78 里見彥，頁122-127。

性，以及茶在美國市場的增長。⁷⁹1880年，他在寫給大隈重信的信中也提到當年關西的茶葉生產量相當高，⁸⁰茶業對李仙得及其家人至多只是副業而已。

李仙得從未中斷知性的生活。緊張地度過1874年有關併吞臺灣計劃之後，他就忙於重要的寫作計劃。這個重要事件後的一年內，他開始為〈出兵臺灣的歷史〉收集許多備忘錄，這些記錄現在以標號的附錄形式存於他的文稿中。他呈送給大隈時便說明整部文稿：「是書的形式，分成十五章。第二部分已經完成，但尚未修訂謄寫，將包括三十七份附錄加上註解。」⁸¹他顯然想將這部著作出版。在寫給大隈的第二封信中，他說他已經：「謹慎地刪除所有不宜插入預定出版文稿裡的文件。」⁸²正如《臺灣紀行》，〈出兵臺灣的歷史〉終究與其要解釋與提倡的殖民的計劃書一起束之高閣。

李仙得其他的寫作出版計劃較難探究其詳。這段期間，他曾經透過譯本研究日本古典典籍，包括《古事記》，可能還有出版的計劃。⁸³然而，最令他殫精竭慮的，應該是有關人類文明的大部頭雙語多卷之作：〈人類的遷徙，或人類血緣之流動及地球上的文化〉。⁸⁴比較可惜的是，除了手稿之外，迄今仍未能發現有關李仙得如何處理這部作品的計劃。誠如標題所示，李仙得深受歐洲方興未艾的種族理論影響，包括他在手稿中多次引述的德國生物學家Ernst Haeckel的思想。⁸⁵除非有新的事證資料出土，否則李從事這項工作的動機仍將成謎。

79 Le Gendre, *Progressive Japan*, 頁241-242, 包括註解25。

80 1880年11月18日李仙得致大隈重信的信函, C500號文獻, 大隈文書。

81 "History of the Formosa expedition"; 1875年5月31日李仙得致大隈重信的信函(26號), 李仙得文書。

82 1875年8月9日李仙得致大隈重信的信函(30號), 李仙得文書。

83 Le Gendre, *Progressive Japan*, pp. vii-ix.

84 [Charles Le Gendre], "Les courants humains, ou la circulation du sang de l'homme et de la civilisation à la surface de la terre," 13本書稿, 李仙得文書。

85 他的全名為: Ernst Heinrich Philipp August Haeckel (1834 -1919)。李仙得在〈人類的遷徙〉手稿第三冊, 第7章中附上一張圖表專門解說種族理論, 其中有些直欄標示「Description d'après Haeckel」(海克爾的描述), 「Caracteres distinctif de race」(種族的特徵); 〈人類的遷徙〉手稿, 李仙得文書。

1880年代初期，李仙得開始對朝鮮產生興趣，可能是相中該國在礦業開發上的潛力，但並沒有任何進展。⁸⁶1884年2月初，在紐約商會的一場會議上，他的朋友John Austin Stevens發表：「李仙得將軍交給他有關朝鮮需求的重要資訊。」⁸⁷根據美國駐朝鮮領事Horace Allen所言，李仙得早在1883年就曾希望隨同日本外交使節團訪問朝鮮遭拒，遭拒絕的原因不明，但次年李仙得仍然得以成行。Allen說道：

上次訪韓不成，這次他到朝鮮來，不幸碰到1884年騷亂，⁸⁸抬轎的轎夫拋下他後就奔逃了，留下他獨自在首爾城外的荒地上。他沒有進城尋求保護，反而自己在鄉間閒遊，自行找到港口。這個巧合讓有些朝鮮人以為他知道極端進步派的計謀，而來幫助他們。

Allen於1889年寫這封信時，尚未與李仙得謀面，他進一步解釋，雖然不明白其中原因，但李仙得冀望在朝鮮謀得一份職位，結果卻「遭遇明顯不尋常的冷淡」。⁸⁹

李仙得後來仍然得以如願為朝鮮王室效命，首次的任命約發佈於1887年，他擔任特別顧問，⁹⁰替朝鮮取得日本的貿易貸款，他同時也呼籲朝鮮戶曹脫離大清海關總稅務司的監督，以便有效地掌控關稅。⁹¹這個經驗使得李仙得終於得以在1890年春受任

86 1886年7月9日李仙得致Ammen的信函，Ammen Papers。李仙得在信中提到朝鮮開礦的利益，但可能與他在朝鮮政府的職務有關。

87 "Trade with Corea," *The New York Herald* (8 February 1884) : 9.

88 此處指的是朝鮮的民間騷亂。1884年Horace Allen初抵朝鮮時是長老教會的傳教士，後來擔任美國駐首爾領事。

89 1889年4月15日H[orace] N[elson] Allen致Daniel Ammen的信函，Horace N. Allen Papers，紐約市立圖書館。

90 1887年11月9日李仙得致Daniel Ammen的信函，Ammen Papers。李仙得在此信中提及效命於朝鮮國王，但未說明細節。

91 郭廷一、李毓澍、藍旭男編選，《清季中日韓關係史料》（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第5冊，頁2788、2793。

命為朝鮮戶曹參判，直到去世為止。⁹²在戶曹的最初幾年，他將大部分精力都投注在為朝鮮與日本談判漁權的問題，但成效顯然不彰。⁹³

韓國歷史學者咸認李仙得在朝鮮戶曹的作為沒有太大效益，這是因為當時區域與國際力量各踞一方，互相競爭，經常呈現出一種極其矛盾的態勢，李仙得很明顯地陷溺於各方勢力角逐的迷陣中而不可自拔。1893年，朝鮮和日本幾乎針對漁權條約達成協議，但一位熟悉該事件的外交官在報告中提到：「袁世凱已經告訴他大清反對李仙得在東京談判的朝鮮和日本條約，而且朝鮮政府是不會同意的」因而迫使朝鮮放棄協議內容。⁹⁴另一位學者的結論則指出，當時原本在東京徵召李仙得是朝鮮大臣金嘉鎮，也是袁世凱的宿敵，但1893年締約一事之所以失敗的主因，實乃因袁世凱的反對以及李仙得的「無力」所致。⁹⁵奇怪的是，還有一位學者主張李仙得可能應袁世凱之邀，另外為中國政府起草一份方案。⁹⁶

長期擔任大清皇家海關稅務司的赫德對李仙得為朝鮮效命一事也有疑慮，認為李仙得實與日本官員秘密聯手。⁹⁷事實上，李仙得的工作使他因此與日本產生對立，1890年代早期，日韓衝突升高，演變成第一次中日戰爭；更有1895年10月日本暗殺朝鮮明成皇后的猖狂事件。李仙得目睹事件發生，他的家距離皇宮只有幾步之遙，皇后

92 "The Appointment of General Le Gendre," *Japan Weekly Mail* (12 April 1890): 369-370; *DAB*, pp. 145-146.

93 Harold Joyce Noble, "Korea and Her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before 1895,"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31, pp. 472-474.

94 George Alexander Lensen, *Balance of Intrigue: International Rivalry in Korea & Manchuria, 1884-1899* (Tallahassee: University Presses of Florida, 1982), Vol.1, p. 101.

95 Yur-Bok Lee, "Korean-American relations, 1882-1905," *One Hundred Years of Korean-American Relations, 1882-1982*, Yur-Bok Lee and Wayne Patterson, eds. ([Tuscaloosa]: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86), p. 32-33.

96 林明德，《袁世凱與朝鮮》（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0），頁183、210-211、248-249。

97 1890年3月9日Robert Hart致James Duncan Campbell的信函；參見：*Archives of China's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Confidential Correspondence between Robert Hart and James Duncan Campbell, 1874-1907*, Chen Xiafei and Han Rongfang, ed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90), p. 693.

遭暗殺後，他去那兒站崗。⁹⁸其後的十年間，正值俄國意圖加強在朝鮮半島影響力，與數位俄國外交官保持密切往來的李仙得，一面遭人懷疑他抱持偏袒俄國的態度，一面令人以為他抱持反對俄國利益的立場。⁹⁹李仙得似乎格外地惹惱了俄國外交官Alexis De Speyer。De Speyer正式向美國領事Allen提出抱怨，但Allen為李仙得「辯護」，說他：「出生是法國人，居住在美國才歸化成美國人，但居住美國只有數年的時間。」¹⁰⁰在競爭激烈且複雜的國際政治利益之下，質疑李仙得出生國籍以及效忠對象的耳語，始終縈繞不去。

現存的證據顯示，李仙得在朝鮮期間的生活始終與東京的妻子維持著密切的關係，這時期僅存的書信只有李仙得與Clarence Greathouse之間的通訊。Greathouse任職戶曹顧問，是李的同事。在1891至1893年間，Greathouse多數留在首爾，而李仙得則在東京處理談判事務。1891年11月至1892年12月，從書信中顯示出李仙得住在東京帝國大飯店。¹⁰¹值此之前，他與日籍妻子池田絲的關係似乎已然結束，因為在1890年6月13日與Greathouse的首批通訊中，其中只有前幾封寄到李仙得在小石川的家。¹⁰²應該就是在這個時期，李仙得當時十一歲的女兒愛子必須做出困難的抉擇，選擇跟隨李仙得回朝鮮或留在東京與母親同住，她選擇了後者。¹⁰³五代羽左衛門在戰後出版的傳記是有關

98 Lensen, 第1冊, 頁172; 第2冊, 頁541。

99 Harold J. Noble, "The Former Foreign Settlements in Korea,"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8, iv (October 1929) : 777-779.

100 1898年2月26日Horace Allen致美國國務卿[John Sherman]的信函。這些細節（包含Allen的引言資料）出自Harold Noble的研究筆記，Harold Joyce Noble Papers, Bancroft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01 1891年11月4日Clarence Greathouse致李仙得的信函；12 December 1892, Letters of Clarence Greathouse Mary and Clarence Greathouse Papers, Private Letter book B, 4 March 1890 to 21 November 1891 (microfilm 70M31) ; and Private Letter book D, 19 November 1891 to 21 June 1893 (microfilm 70M31) , Special Collections, University of Kentucky。以下簡稱為Greathouse letters。這些信件大多描述談判細節，但可看出李仙得的行。共有三十封信註明是寫於東京帝國大飯店。

102 [18] 90年6月13日Greathouse致李仙得的信函，Greathouse letters。

103 里見彥，頁122-127。

李仙得此時在東京的家庭生活僅存的記錄，他們顯然是快樂的。根據這份報導，李仙得於1897年與池田絲、錄太郎以及愛子團圓，父母之間至少有了些轉圜的餘地。¹⁰⁴

1896年之後有關李仙得活動的記錄特別稀少，可能因為他的健康日益衰退。他最終因長期的腎臟疾病，也就是當時所稱的「布賴特氏病」去世，因此不難假設到了1898年或1899年初，他已無力擔任公職。他於1899年9月2日中午在首爾離世。¹⁰⁵美國駐朝鮮領事William Franklin Sands負責處理李仙得的遺物，償清積欠的電報費。除了私人什物、文稿、藝術品和古玩等，在他死後不久托交其子威利之外，其餘財物全部遭到拍賣。¹⁰⁶可以確定的是，這批物件中的一大部分後來都遭祝融之災焚毀，值得慶幸的是，他的遺物中與臺灣有關的多數資料都逃過一劫。

結語

從1845年在比利時迎娶年輕的紐約人為妻，到世紀末在朝鮮度過餘年，李仙得成年後的居所，幾乎都具有外國人的身分。他獨特的外來人角度，加上突出的才能，經常使他得以接近權力的核心，但外來人的身分，往往也引人質疑他的動機與忠誠，引發這種不信任的緣由往往令人吃驚。南北戰爭期間，美國偉大詩人Walt Whitman（惠特曼）的弟弟George Whitman，恰好在李仙得上校的紐約第五十一志願兵團服役，惠特曼曾提及弟弟的長官說道：

我想你知道李仙得現在是第五十一團隊上校，可惜我們沒有足夠的美國人帶領我們的老作戰兵團。（這場戰爭讓我對外國人越來越不敢恭維。

104 秋山加代，「十五代市村羽左衛門私考」。這個日期有些可議之處。本資料寫說見面日期是在1897年3月（即明治30年3月），當時錄太郎「二十六歲」，這樣一來，他必須於1871年出生，但李仙得1872年年底才到達日本。

105 1899年9月10日William Franklin Sands致李仙得的兒子William Le Gendre，Noble Papers。

106 1899年10月14日[MB?] Morton, American Trading company（茂生洋行）致William Franklin Sands的信函；“Memo re: estate C.W. Legendre,” William Franklin Sands Papers, Philadelphia Archdiocesan Historical Research Center, Philadelphia.

我所聞所見的，特別是在醫院裡，讓我相信緊急之時，除了土生土長的
美國人，沒有其他選擇；我們不可能依靠外國人而得救的。) ¹⁰⁷

這是本文作者所見唯一否認李仙得適合軍旅的坦率之詞。惠特曼對於親人的關切，此信是寫給他的母親，無疑地溢於言表。但這位向來特別慷慨的詩人竟然對李仙得懷抱反外的疑慮，更可顯見類似情緒的氾濫。李仙得的法國出生背景，從他開始擔任美國公職之始，就型塑了他的從政生涯。

1894至1895年間，爆發中日甲午戰爭。1895年，日清簽署馬關條約，臺灣成為日本的第一個現代殖民地。此戰乃因爭奪朝鮮而起，當時李仙得人在首爾。他也目睹後續事件發展，例如明成皇后遭人暗殺，不禁令人好奇他對這些事件的觀點，尤其是日本兼併臺灣一事。可惜的是，紀錄李仙得對這些事件的想法的資料無從查考。或許因為時空的變遷與在朝鮮的職位，明顯地改變李仙得相信臺灣應成為日本殖民地的看法，也或許他仍然維持原來的看法，但這些都僅止於揣測。

1910年，朝鮮也正式併入日本帝國。回顧當時，大隈重信談到李仙得的角色說道：

副島外相抵達北京時，遇到一位名叫李仙得的美國人，從一開始，副島就完全同意他的看法。後來在副島的推薦之下，李仙得進入我們的外務省。李仙得的看法是，日本應該併吞朝鮮、臺灣和滿洲，形成半圓圍堵中國，威脅俄國西伯利亞，領導亞洲。李仙得的想法當然帶來某些影響，讓西鄉和他那些不滿的武士門人難免因此想法而興奮。¹⁰⁸

107 1863年4月15日Walt Whitman致Louisa Van Velsor Whitman的信函（第42號），請參見：Walt Whitman, *The Correspondence*. Vol 1: 1842-1867,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Walt Whitman*, Edwin Haviland Miller, ed.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61), pp. 87-90.

108 Hilary Conroy, *The Japanese Seizure of Korea: 1868-1910*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60), pp. 389. Conroy提供引文翻譯，註明部分出處：《時事新報》（1910年8月27日）。

大隈轉述李仙得在1872-1873年提出的政策觀點，如今看起來卻熟悉得古怪，雖然很少人會把李仙得的名字和日本20世紀的東亞擴張政策聯想在一起。李仙得在不同的時空為三個政府擔任軍官、外交官以及政策專家的職位。今天有人將他與早已過時的想法及作為相提並論，並未能提高他的聲譽，也未能吸引相對應有的研究。然而，他的確是19世紀後期許多重要事件的參與者與目擊者，他的出現都意義非凡，幾乎都值得一提。

戰爭和種族間的敵對，型塑了李仙得一生的重要事件。他向華盛頓及東京官員提議的政策，時而透露出這種暴力存在的跡象，但他自己並不能置身事外，這些創傷有時候甚至令他無所適從。例如，1874年4月至8月間，在日本以軍事入侵南臺灣的數月期間，他寫信給明治政府的兩位長官懇求休假六個星期：「緊張的情況令我掛念在臺灣的朋友，不管是美國人或原住民…我的心力交瘁，我需要請假。」¹⁰⁹他提到希望能恢復健康：「過去數月，我的健康因為過度焦慮，變得很糟糕。」¹¹⁰我們不難想像，美國南北戰爭期間兩次幾乎致命的槍傷，確實在他心中留下難以撫平的創傷，何況二十年前的這場戰爭，還是破壞他的婚姻的導火線。

當然，並非所有型塑李仙得生命與公職的衝突都是他自己造成的，這些危機也並非一概導致負面的結果。沒錯，對於1867年的羅發號船難以及1871年南臺灣五十四名琉球漁民遭屠殺事件，李仙得提議以武力報復，但他所收集的關於臺灣的知識，當時無人能出其左右。有時這些與他相關的衝突是為了對抗不公義事件。早在美國軍隊完全解除隔離種族的做法將近一世紀之前，李仙得就在南北戰爭時提議領導非裔軍隊。此外，他提議在南方邦聯設立「軍屯」的構想，其實是相當激進的土地改革政策，如果得以實施，或許能協助減緩、甚至化解美國長達一個世紀的種族衝突。1867年，基於原則問題，他起而對抗南中國綁架奴役苦力的舉動，正好可以與今日我們對抗販賣

109 1874年7月4日李仙得致大隈重信的信函，李仙得文書。

110 1874年7月8日李仙得致三条實美的信函，李仙得文書。

人口的不義行為互相呼應。李仙得的觀念，根深蒂固地根植於他的時代，少數合乎現代人的價值。遺憾的是，這些觀念經常必須透過強國組織完備的軍力而得以維繫，我們的時代更精於此道，而我們早已以超級強國取代了許多李仙得所倡導的侵略政策。正如同其雕塑李仙得所處時代的近代化輪廓一般，國內抗爭與國際衝突依然雕塑著我們的時代，令生活於其中的人都無所遁逃。

參考文獻

一. 未出版資料與檔案收藏

1. 大隈重信。大隈文書。早稻田大學圖書館，東京市。
2. Allen, Horace N., Papers.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New York City, New York.
3. Ammen, Daniel, Papers. Collection 811. Special Collections, Young Research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California.
4. Greathouse, Mary and Clarence, Papers. Letters of Clarence Greathouse. Private letter book B, 4 Mar 1890 - 21 Nov 1891 (microfilm 70M31); and private letter book D, 19 Nov 1891 - 21 June 1893 (microfilm 70M31). 5. Special Collections, University of Kentucky. Lexington, Kentucky.
6. Langei, Marilyn, Papers. Private Collection.
7. Le Gendre, Charles W., Papers. Manuscript Reading Room,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8. Land Deed Register, Book D. Newton County Historical Society, Neosho, Missouri.
9. Maxwell, James Laidlaw, Papers. Special Collections,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Selly Oak Campus. Birmingham, United Kingdom.
10. Military Service Records, 51st New York Infantry.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Washington D.C.
11. Noble, Harold Joyce Papers. Bancroft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2. Sands, William Franklin Papers. Philadelphia Archdiocesan Historical Research Center, Philadelphia.
13. Stevens, John Austin Papers. New York Historical Society, New York.
14. Survey Maps, "Township 25 North Range 31 West" and "Township 25 North Range 30 West." Newton County Historical Society. Neosho, Missouri.

15.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United States Consulate (Amoy [Xiamen]). Despatches from United States consuls in Amoy, 1844-1906.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NARA). Washington, D.C.

二. 已出版之論文、書等

1. 郭廷一、李毓澍、藍旭男編選，1972。《清季中日韓關係史料》。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 林明德，1970。《袁世凱與朝鮮》。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3. 里見淳，1951。「ル・ジャンドル年譜」。《文藝春秋》第29，第10: 122-127。
4. 吉野作造，1927。〈日本外交の恩人將軍李仙得〉。《明治文化研究：新舊時代》3, vii (1927): 2-9; 3, viii : 2-5。
5. John A. Garraty and Mark C. Carnes, eds., 1999, *American National Biography*. 24 vol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6. Akamatsu, Paul, Miriam Kochan, 1972; 2010, trans, Meiji 2010 1868: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Japan, London: Rutledge.
7. "The Appointment of General Le Gendre." *Japan Weekly Mail* (April 12, 1890) : 369-370.
8. [Bruce], James. 1873. *Letters and Journals of James, Eighth Earl of Elgin*, 2nd ed. London : John Murray.
9. Chen Xiafei and Han Rongfang, eds, 1990. *Archives of China's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Confidential Correspondence between Robert Hart and James Duncan Campbell, 1874-1907*.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0. Conroy, Hilary, 1960. *The Japanese Seizure of Korea: 1868-1910*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1. "Costly Treasures Burned: Le Gendre Art Collection Destroyed by Fire." *The Evening Post* [NY] (9 December 1902).
12. Davids, Jules ed, 1979. *American Diplomatic and Public Paper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eries II,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Imperial Rivalries, 1861-1893*. Vol. 12. *The Coolie Trade and Outrages against the Chinese*. Wilmington, Del. : Scholarly Resources.
13. Fix, Douglas. *NTF* (2012), "Appendix 2. An Annotated Listing of Photographs in *Notes of Travel in Formosa*," , pp. 418-425.
14. Fix, Douglas, 1990. "Appendix 6, Charles Le Gendre's Travels in Formosa: A Listing of Itineraries," *NTF* (2012),
15. Foner, Eric, 1990. *A Short History of Reconstruction*. New York: Harper.

16. 1936. "General Charles William Le Gendre." In, Vol 25 of *National Cyclopedia of American Biography*. New York: James T. White and Co.
17. "General Le Gendre." *The Far East: An Illustrated Fortnightly Newspaper* 3, iv (October 1877): 87-94; 3, v (November 1877): 96-101.
18. Gordon, Leonard. "Charles W. LeGendre: A Heroic Civil War Colonel Turned Adventurer in Taiwan." *Smithsonian Journal of History* 3 (1968/69): 63-76.
19. Guérin, M. and M. Bernard. "Les Aborigènes de L'île de Formose."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 Géographie de Paris* 5th series, 15 (1868): 542-568.
20. Hewitt, Lawrence Lee, 2002. "An Ironic Route to Glory: Louisiana's Native Guards at Port Hudson." Pp. 78-106 in, *Black Soldiers in Blue: African American Troops in the Civil War Era*, John David Smith, ed.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1. Higham, John, 2002. *Strangers in the Land: Patterns of American Nativism, 1860-1925*.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2. Huffman, James L. 2003. *A Yankee in Meiji Japan: The Crusading Journalist Edward H. House*. New York: Rowan & Littlefield.
23. Ingram, Augustus E, 1933. "Le Gendre, Charles William." Pp. 145-146 in Vol. 11 of *Dictionary of American Biography*.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24. Irick, Robert L, 1982. *Ch'ing Policy toward the Coolie Trade, 1847-1878*. [Taipei]: Chinese Materials Center.
25. 1936. "Le Gendre, William Charles," *The National Cyclopedia of American Biography*, vol xxv. New York : J. T. White & company.
26. Le Gendre, Chas. W., General. 1871. *How to Deal with China. A Letter to De B. Rand. Keim, Esquire, Ag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moy: Rozario, Marcal and Co.
27. Le Gendre, Charles W, 1878. *Progressive Japan: A Study of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Needs of the Empire*. New York and Yokohama: C. Levy.
28. Le Gendre, Charles W, 2012. *Notes of Travel in Formosa*. Douglas L. Fix and John Shufelt, eds. Tainan: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History.
29. Le Gendre, Charles William, 1874. *Is Aboriginal Formosa a Part of the Chinese Empire?* Shanghai, Hongkong and Yokohama: Lane, Crawford & Co.; Foochow: Hedge & Co.; Amoy: Wilson, Nichols & Co.
30. Le Gendre, Charles William, 1863. *Notes on Colored Troops and Military Colonies on Southern Soil. By an officer of the 9th Army Corps*. New York.

31. Lee, Yur-Bok, 1986. "Korean-American Diplomatic Relations, 1882-1905." In, Yur-Bok Lee and Wayne Paterson, eds. *One Hundred Years of Korean-American Relations, 1882-1982*. [NP], Alabama: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32. Lensen, George Alexander, 1982. *Balance of Intrigue: International Rivalry in Korea & Manchuria, 1884-1899*. 2 vols. Tallahassee: University Presses of Florida.
33. Noble, Harold J. "The Former Foreign Settlements in Korea."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8 no. 4 (October 1929):777-779.
34. Noble, Harold Joyce, 1931. "Korea and Her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before 1895."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35. Pickering, W[illiam] A, 1898. *Pioneering in Formosa: Recollections of Adventures among Mandarins, Wreckers, and Head-hunting Savages*. London: Hurst and Blackett.
36. Ritter, Charles F. and Jon L. Wakelyn, 1998. *Leaders of the American Civil War: A Biographical and Historiographical Dictionary*.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37. Shufelt, John, 2012. "Textual Introduction." In, Charles W. Le Gendre, *Notes of travel in Formosa*, Douglas L. Fix and John Shufelt, eds. Tainan: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History, pp. xiii-xxxiv.
38. "Trade with Corea." *The New York Herald*. (8 February 1884): 9.
39. Vachet, Adolphe. "Legendre-Héral, (Jean)." *Nos Lyonnais d'hier: 1831-1910* Lyon: [NP], 1910), pp. 228-230.
40. Wakeman, Frederic Jr., "Voyage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8, no. 1 (February 1993):1-17.
41. Whitman, Walt, 1961. *The Correspondence, Vol 1: 1842-1867*.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Walt Whitman. Ed.Edwin Haviland Miller. NY: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42. "The Wreck of the *Rover*." *Overland China Mail*. (28 August 1867): 1675.

Charles W. Le Gendre — Biographical Notes*

John Shufelt**

Abstract

Charles W. Le Gendre (1830-1899), a native of France, immigrated as an adult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later served as an officer in U.S. Civil War, eventually rising to the rank of brevet general. After the War he was appointed U.S. Consul to Amoy, and is mostly remembered for his engagement with Formosa during the years 1867-1875 while serving as Consul until 1872, and then as advisor an expansionist-minded Meiji government, from 1872-1875. Today, Le Gendre is remembered most often for his responses to the Rover incident of 1867 and for helping to plan and organize the Japanese military invasion of southern Formosa in 1874. These and other events critical to the history of Taiwan have received a fair amount of critical attention. The Rover events, along with much else, are recorded in great detail in Le Gendre's *Notes of Travel in Formosa* (1875; 2012). This essay touches on these events, but attends to other aspects of Le Gendre's public and life not generally accounted for his writings or in scholarship related to him and his actions.

Le Gendre's biography has not been updated for eighty years. Given his prominence in China, Formosa, Japan, and Korea, where he died while acting as advisor to the Korean monarchy, a fuller account of his life is needed. This essay investigates Le Gendre's commercial activities on the western frontier in the U.S. before the Civil War; his advocacy of the use of African American troops during the War; his campaign against coolie trafficking in Amoy; and his tenure in Korea. In addition, evidence suggests that the family and friends of Mercy Hunt, who was killed in Formosa following the wreck of the Rover, may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though indirect, role in galvanizing Le Gendre's attention to Formosa.

This essay details the life and character of a major figure and his involvement in world-shaping events in North America and the Far East. This research reveals that other social factors, such as anti-foreign nativism in the U.S. blocked his career and led to his decision to stay in Tokyo as a policy advisor, but his ambition found many outlets. Le Gendre was an explorer, a scientist, a diplomat, an imperialist, and a policy advocate for three national governments while residing in major treaty ports throughout the Far East during the last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t is essential to know more of Le Gendre's mentality and motivations as we take stock of the full range of his actions and his influence.

Keywords : Charles W. Le Gendre, nativism, Mercy Hunt, Rover shipwreck, treaty ports

* I wish to thank Douglas Fix for his steady support and expert research advice during our editorial work on Charles Le Gendre's *Notes of Travel in Formosa* and for his helpful comments on earlier drafts of this essay. I am also grateful to my brother, Gordon Shufelt, who carefully read the publication draft of this biography and suggested several useful changes.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Tunghai University